

詠懷古跡五首

我與四川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
葉聖陶 三峽樓臺

掩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羯胡事主終無賴詞

客哀時且未還度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

江關宋曰支離字見莊子註云形體支離不全貌漢書武陵五溪蠻夷部云

衣服異制也羯胡謂得山詞客公也周書史信字子山館位望通顯常有柳關之思乃

作哀江南賦以敘其意中

84-117

我与四川

叶圣陶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成都

封面设计：叶至善 邹小工
责任编辑：唐宋元

我与四川

叶圣陶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1/32 印张13.375 插页5 字数243千
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3,000册

书号：10118·754 (压膜) 定价：1.65 元

出版说明

叶圣陶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四川重庆、成都、乐山等地居住了八年之久；解放后又曾四次入川。收集在本书中的作品，就是他到四川时写下的书信、日记、散文、诗词，共分为四辑。

这些作品，或倾吐对彼时辛苦艰难的忧愤之情，或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或反映当时教育的真实情况和坦露自己的见解，或歌颂民族气节、表达战胜侵略者的决心，或记述文化、出版界人士的生活与活动，无不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思想和生活。这些作品不仅是作者性格和人格的真实反映，而且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是后人了解、研究叶圣陶的思想、生平与创作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叶圣陶的作品，以风格朴素自然、语言凝炼精致著称。本集中的作品，也鲜明地体现了作者风格的特点。

本书由叶至善、叶至诚选编。

目 录

第一辑

渝沪通信 3

嘉沪通信 76

渝沪及嘉沪通信跋 151

第二辑

成都近县视学日记 155

蓉桂往返日记 173

蓉渝往返日记 250

出川日记 290

旅川日记 306

第三辑

生命和小皮箱 327

我们的骄傲 329

邻舍吴老先生 335

辞职 339

春联儿 343

谈成都的树木 347

茶馆 350

我坐了木船 352

驾长 356

桡夫子 359

第四辑

宜昌杂诗 365

江行杂诗 366

长亭怨慢 颂抗战将士 367

卜算子 伤兵 368

卜算子 难民 369

题伯祥书巢 370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来渝将演《民族万

岁》为题二绝 372

今见 373

闻丐翁迴愁为喜奉赠二律 374

自北碚夜发经小三峡至公园 375

策杖 376

自重庆之乐山 377

鹧鸪天 初至乐山 378

檐月 379

游乌尤山 380

至善满子结婚于乐山得丐翁寄诗四绝

依韵和之 381

自成都之灌县口占 382

游青城口占 383

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野屋	384
水龙吟	387
浣溪沙	388
金缕曲 赠昌群	390
题苏稽喻仿陶新居	391
将去乐山之成都题赠钱歌川夫人	392
和佩弦	393
采桑子 偕佩弦登望江楼	394
仿古乐府书满子所闻车夫语	395
偶成	397
次韵答佩弦见赠之作	398
湘春夜月 忆家园榴花	400
送佩弦之昆明	401
半醒闻水碾声以为火车旋悟其非	402
二友	403
彬然来成都见访同登望江楼	405
重庆不眠听雨声杜鹃声	406
自重庆之贵阳寄子恺遵义	407
木兰花 游花溪听雨竟夕示同游	
晓先彬然两兄	408
公路行旅	409
桂林赠洗翁	410
自居乐山与上海诸友通信重行	

编号今满百通矣	411
题草堂	412
成都杂诗	413
重庆南温泉	415
出峡	416
工地	417
菩萨蛮 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 览馆	418
观纪录片《成昆铁路》	419
望江南	420

第一辑

渝沪通信

这是一九三八年我在重庆写给上海朋友们的一组信。

一九三七年秋，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我带了一家老小离开故乡苏州，先到杭州，次到汉口，一九三八年年初入川，在四川一住就是八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那年年底全家乘木船东下，跟留在上海的朋友们重新见面，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二月间的事了。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我跟上海的朋友们通信大多寄给伯祥兄，或者把写给各位朋友的信并在一起，或者只写一封信请各位朋友传观。总之每次寄信都是厚厚的一叠，信封撑得鼓鼓的，收到的回信当然也一样。当时朋友间相响相濡，所凭借的就是几张信笺，所以每接到一封信，每寄出一封信，那种虔诚而又愉快的心情实在难以描摹。在八年多的岁月里，来往的信件大概各有二百来封，当时也曾相约彼此好好保存，可是后来经历了许多人事变迁，那些信都在无意中散失了。没想到伯祥兄逝世之后，他的子

女整理遗物，却发现了我在抗战头两年寄给上海各位朋友的一包信。从编号看：我在重庆的十个月间，一共发出二十八封信，包中缺少五封；初到乐山的十个月间，一共发出二十封信，包中只缺一封；此外还有入川之前在南昌和汉口发出的几张明信片 and 几封信。对于我来说，这一包信的发现很关重要。因为我在抗战期间写的日记，头两册在乐山被炸的那天烧掉了，而保存下来的那包信，只有最后两封是乐山被炸以后写的，所以那包信正好补足那两册被烧掉的日记，使我在抗战期间的生活有了完整的记录。

现在发表这一束书信，是接受了黄裳兄的建议。黄裳兄最近两次来信，都从日记谈到书信，还谈到抗战期间他在《文学集林》中看到的我的《乐山通信》。他说当时觉得很有味道，虽然过了四十多年，有些小事至今没有忘怀，因而建议我再整理出一批书信来发表。黄裳兄当时觉得有味道是可以理解的：一则由于挂念我，很想知道我流寓在四川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二则我在信上写下了不少所经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虽然只是零零星星的，而在困居孤岛的黄裳兄看来却桩桩件件都很新鲜。现在再发表这些书信，还能给读者一点儿新鲜的感觉吗？我不敢断言。但是想到这些书信能保存下来是多么不容易，我就同意了黄裳兄的建议。我决定发表其中比较完整的两个部分：在重庆写的《渝沪通信》，在

乐山写的《嘉沪通信》。

为了“存真”，我重看这些书信的时候，只删去了极少数无关紧要的琐事；此外还作了少许修润，这可以说是当编辑的改不了的职业病。至于当时的所思所感，现在看来，有的显然是偏了或者错了，我一仍其旧，不给删掉。写在给朋友的信上的话全是实话，决没有一点儿虚假做作。让读者知道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什么不好呢？回想当时，上海的报刊发表了我的几首诗，我就受到了一些热血青年的指摘，说值此国难当头，我竟然有那样的闲情逸致，简直无可救药。几位朋友就写文章为我辩护。我倒觉得热血青年骂得也有道理，因为我自省的确没有为抗战作出什么积极的贡献，连激昂慷慨的话也少说。但是有一点倒应该说明白的，当时上海在敌人的掌握之中，政治情况非常恶劣，要是我在信上写些激昂慷慨的话（当然没有这样的必要），很难想象被困在孤岛的朋友们将会遭到怎样的无妄之灾。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六日

第 一 号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

丐、邨、山、伯、调、均、索诸位均鉴：

于离汉之前曾上一短简，报告即将动身，想承赐览。廿六日再访陆佩萱先生，蒙彼慨允，买统舱票例无铺位，而得住其船头部之餐室。餐室中共居三份人家，凡十七人。夜间睡于沙发上，餐桌上，地板上，略为不舒服一点；白天则比大菜间还好，大菜间决无此宽敞而有回旋余地也。

船以廿七晨开行，行四日而抵宜昌。途中与那两份人家谈得极投契，宛如旧识，又有同载青年多人时来共话。到夜开留声机，合唱所习歌曲。真如最舒适之旅行，迥非逃难情况。

到宜昌即宿旅馆，系雪舟兄托杨昔侯先生所预定。其他旅客到埠而无处投宿，在旅馆柜台前过夜者比比皆是。闻停顿在宜昌者达三万人，而上水船少，且多供差，每开一艘不过载去一二百人，来去不相应，已成越聚越多之势。弟当初颇着急，停留在宜昌如何是好。但经陆先生之介绍，识民生公司宜昌经理李肇基先生。李本教育界中人，办学十余年，于开明所出书籍深为爱好，一谈之下，立刻允诺，谓四日五日内必有办法。及四日，李即招往购票，系统舱票，每张廿五元，有固定铺位。此似无足奇，而得之实大难。盖民主轮系运军械西上者，所载均兵工署员工，民生公司只有十八张票可以支配，而我们得其七，岂非大幸。普通旅客买票须在公司或警备司令部登记，顺次购买，法似甚善，但两处

登记者俱有三四千人，而每天疏散者不足百人，故自以为已经登记而睡在旅馆中老等，至少要等一个月才有希望。此种情形或非公等所知，故详述之。若乘外国公司轮船，船票以外还须买铺位。洗翁即系乘外国轮船者，其铺位价廿五元，共认为便宜之至。但铺位在厨房之旁，风吹气薰，极为难受。后找得乘大菜间之熟人，在两榻之间睡地铺，犹与茶房以吃他们的大菜为交换条件，始不遭屏斥。大菜费又是二十元光景。故以非正式手续乘船，又花钱，又受气，实为两失。我们幸得民生之票，可谓福气极矣。

民主轮以六日晨开行，行四日，于前日下午抵渝。途中看山确属至乐，但非文字所能描摹。同舟亦渐渐熟识，谈笑多欣。傅赓新夫人饷我们五茄皮酒与罐头食物，弟因得“把酒临江”。到时有舍甥刘仰之在码头招呼，种种便适，即暂寓其家。此次由汉到渝共用三百五十元，平均每人五十元，除了搭乘差轮不用花钱的人以外，我们是最便宜的了。

洗翁已偕冯月樵附乘某君所雇汽车至成都游览，闻三五日后仍返重庆。冯君极为积极，颇怂恿洗翁在渝或蓉重振旗鼓。洗翁意动，谓等弟到后再说——此洗翁寄弟宜昌旅舍书中之语也。

李诵邨兄之酒栈已去过，二层楼，且买热酒。设坐席八，如冠生园模样，颇整洁。略备卤菜，不供热菜。

酒却贵得可以。昨夕舍甥从“浙东”买酒二斤归，价至一元，真吃不起。

周勛成之巴蜀小学已去参观，设备很好，孩子们在里边享福，人称为贵族学校。孙伯才、卫楚材二君也见到。晓先最近有信致周、孙二君，也想到重庆来。周、孙告弟，教育部搬动时，吴研因竭力劝他走，他不走；现在要走，非特经济困难，车船也困难了。

邨公何日到沪？未得到达之信，总不能不远念。丐翁近况何似？可否惠一短简以慰相思？前致伯翁一长函，未识达览否？请语弟以生活详况。如有苏州消息，尤望不遗纤屑，尽量书之。调孚兄之尊人等已有消息到沪否？念此念彼，均不得解答，真闷损煞人也。惠书可用薄纸，人各一二纸，越一月或半月寄一次航空信，彼此通通音问，想亦为诸公所乐愿也。

途中得诗数绝，附录于后，聊博一粲。①

匆上，即颂

诸府安吉，诸位佳胜。

弟钧上 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

第 二 号

【原 缺】

① 诗见本集第四辑：〈宜昌杂诗〉与〈江行杂诗〉。

第 三 号

(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五日)

〔自此函始编号以便称说，一月十一日所寄一函为第一号，附于洗翁书中者为第二号，此为第三号。〕

丐翁：

沪渝第一号书中获读手翰，欣感欲涕。愈走愈远，竟成事实，未依尊戒。然事势所限，莫能自主，萍随波迁，想蒙宥原。在汉既无所可为，而须纳高价之房租，不如移作旅费，处较为安全之地，且可一览三峡之胜。现居重庆，固亦一无可为，静待窘境之来临耳。为文殊无心思，且何处可得笔润耶？或思老着面皮登台作教，而现任教员失业者且繁多，复何容我插足其间。前言设一小书摊，以老板而兼伙计，藉谋微利；但一经探问，此路不通，前言只成戏言而已。思之思之，殊无曙光，虽不致忧郁成疾，究未免怅怅无欢。

洗翁租定一屋，为开明驻渝办事处。月租四十金。屋为三层，层各二间。三层之二间归我家分租，家具均前此房客所遗，我们范围内有大小写字桌各一，藤椅四，几四，橱二，自己仅借了二床一榻，又买了一床。